

# 当代穆斯林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对宣教的影响

作者: Nabeel T. Tabbour



看毕加索的画，我个人觉得它的高价对文化来说实在是种冲击。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出那么多的钱来买这么一副“奇怪”的画？当然在投资上它是有极高的价值，但我怎么也看不出其艺术的美感。我需要懂得毕加索天分的人来为我解释他的艺术。

伊斯兰，好像毕加索的画，对许多有西方思想的人来说，是“奇怪”的现象，尤其是伊斯兰的基要主义更是令人费解。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断定伊斯兰基要派的委身是极端主义，他们狂热地为了服侍安拉而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神圣的生命观是对抗政治及他们所恨恶的，以及他们渴望嗜血的惩罚罪，他们是以教条主义定罪，他们的团结是排他性的，他们的尊严和荣誉是他们的骄傲。”<sup>1</sup>

如果我们是以固有的看法和偏见来看穆斯林，那我们一般就会经历到他们强烈的敌意，特别是伊斯兰基要派。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勇于进入他们的世界观，分享他们的良知，探索他们的内在，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的世界。与此同时，保存我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和世界观。

## 以在埃及的觉醒为例

在我写的《隆隆的火山》这本书中，<sup>1</sup>曾尝试研究在埃及伊斯兰基要派的现象，以及它对阿拉伯世界的含义，甚至对广大的穆斯林世界。埃及在中东是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国家。如果埃及像伊朗一样成为穆斯林国家，许多其他国家迟早都会跟着埃及走。

这篇文章是总结政治、宗教、经济、社会、及心理因素在吸引年轻人进入基要派时所扮演的角色。虽然这些因素主要反映在埃及的情况，但这些原则是可以广大应用在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第三世界的穆斯林国家中的。

在埃及的长期波动和伊斯兰的苏醒之间有一系列的潮起潮落。第一波浪潮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先是 Jamal al-Din al-Afghani，接着是 Muhammad Abdul 一同回应十九世纪强烈的殖民主义所导致的西方化过程。第二波浪潮是同样的导因，表现则是显示在它自身向西方文化和教育开放，这是在两个战争之间，透过 Hasan al-Banna 和穆斯林的兄弟们展开的。

第三波浪潮是 Gamel Nasser 回应世俗化运动的革命，导致 1967 年与以色列战争的惨痛失败。战争之后立即开始第三波浪潮，并持续至今，是回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失败，以及回应多数埃及人被剥夺的人类基本需要。

伊斯兰觉醒的特质是其彻底性。伊斯兰是 Deen wa dawla，即教义、生命、和政治的[政教合一]，并包含了国家和个人生命所有不同的层面。经济、政治、神学以及司法制度，都是伊斯兰全部体系的一部分。<sup>3</sup>

在埃及，基要派大多招募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活跃青年，他们都是有责任心和抱负的大学生和毕业生。多数应征者是在农村和小镇长大的。R.S. Ahmad 承认埃及的基要派最吸引这一班人，然而他也提到在它之后的发展，觉醒会渗透到社会的不同阶层。在伊朗，伊斯兰的革命不单只是局限在学生和和大学毕业生，也吸引了广大的社会群体。<sup>2</sup> 现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让应征者觉得他属于一个具有吸引力及强大的团体，以及他确信他的信心是唯一的真信仰，因为其仍活跃着，而且还在成长和扩大。

## 回归哈里发政权的梦想

自 1924 年，当苏丹 Abdul Majid 二世在土耳其去世后，哈里发政权就处在真空状态。哈里发如同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是团结和一致的象征。在哈里发之下，伊斯兰国家的统一社会（乌玛）从西方的摩洛哥山散播到东方的印度尼西亚，甚至远致北方的共和国和南非许多国家的黑人。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乌玛。

回归哈里发政权的梦想，所有的穆斯林团结在一起生活，有尊严和社会公义，追随可兰经的教导，是多数穆斯林期待及梦想的完美境界。<sup>3</sup>

1952 年，穆斯林的兄弟团在 Muqattam 山，开罗的郊区买下了一片地，想要开始建立伊斯兰所期待的家园，一共有三万个家庭住在那里。Nasser 在 1954 年取下了这片土地，他们的计划被挫败了。Shukri 带领他的人民去到沙漠里过穆斯林的理想社会，虽然看起来非常的荒唐，他却吸引许多的年轻人跟随他。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回归哈里发政权的梦想及建立伊斯兰的统一社会是不可能的。然而，若从信心的角度和有渴慕的情感支持的角度来看，那是可能的。又有谁曾经想过被驱逐的伊斯兰领袖伊玛目（Imam）有一天会重回伊朗，动摇了统治者的根基呢？如果它在伊朗可以成功，那可能有一天，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也会求同存异以及赞同他们的哈里发政权。

## 海湾国家的影响

1970年，许许多多的埃及人带着新的确信从海湾国家涌回埃及。在海湾的时候，他们看到安拉“祝福穆斯林的”石油美元用于传播伊斯兰。他们警觉到沙特的钱如何地善用在印刷及分派可兰经，在世界各地建立清真寺，以及训练及差遣穆斯林宣教士。他们相信安拉以石油祝福这些国家。埃及位于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中间，与埃及不同，这两个国家都有丰富的石油。为什么在埃及西边的沙漠，就是利比亚沙漠的延伸，竟然没有石油，而利比亚却“浮”在石油上呢？这是巧合，还是安拉要惩罚埃及呢？除了这个，Anwar Sadat 努力要取回在西奈的油井，为此要与以色列签和平条约。可没有蒙安拉的祝福，当油井回到埃及手中时，油价就下跌得非常厉害。这看起来是安拉在惩罚埃及，因为它没有对安拉忠心。如果埃及转向它的安拉，他会除去那落在它身上的耻辱和坏名誉。如果穆斯林悔改及活出伊斯兰教教法，那安拉将会怜悯他们。

另外一个从海湾来的冲击是伊朗的模式。

Ayatollah Ruholla Al-Khomeini 勇敢地正视“真理”以及称那些挂名的信徒为假冒伪善的人。他被赋予好像先知一样的勇气。他反对腐败和失信，勇敢地站起来对抗主流。Al-Khomeini 拥抱伊斯兰的观点，在伊朗帝国的败亡之后建立了伊斯兰国家，他勇敢地独自对抗超级权势、世界、甚至穆斯林国家的领袖以及他们所聘请的假冒为善的伊斯兰宗教领袖。<sup>4</sup>虽然当时美国封锁了伊拉克人在美国银行的资金，以及面对低廉的油价，以及因战争会遭到毁坏的石油工业，他依然付出昂贵的代价进行八年战争对抗伊拉克。Al-Khomeini，他的勇气来自他对伊斯兰信仰的忠诚，可以独自将伊斯兰带到世界报纸的首页。

## 现实与理想的鸿沟

根据几百年的先知和穆斯林来看，伊斯兰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法制、及政治体系：khayru ummaten unzilata linnas（上天赐给人最好的民族）。然而，当穆斯林环看他们周围，他们发觉到伊斯兰在“是”和“应该是”之间有极大的鸿沟。一些灵恩的领袖如 al-Banna 和 al-Khomeini，理想主义者 Sayyid Qutb 和 Sayyid Abu al-Ala Mawdudi，和伊斯兰有影响力的作家 Muhammad Amarah 及 Muhammad al-Ghazali，他们都尽所能地为这鸿沟建立桥梁。

埃及的年轻人得到保证说他们属于这世上最伟大的统一社会，腐败、假冒伪善、及缺乏委身是伊斯兰经历的“灾难”所导致的。他们以教导、训练、和献身来培训未来的一代。教导的地点散布在有名的清真寺和会员的公寓，以及散布在秘密警察所找不到的地方。为了要青年人回应

建立统一社会的挑战和委身其中以及愿意接受装备和教导，这一切都是必须的。

在1990年五月六日，在 al-Ahram 的首页，一份开罗的报纸，内政部长宣称圣战组织的会员正在征召和训练男孩和少年以 Molotov 鸡尾酒攻击警察局。为什么甚至这些年少的人也那么狂热地加入基要派的运动呢？

## 教育和工作

1952年革命开始的时候，埃及已经尝试透过上涨的情绪来打击封建制度的地主以及给低阶层的成员有机会改进他们的经济及社会地位。大学教育开放，任何人只要可以从高中毕业，就可以享有大学的教育。学费非常低廉，甚至等于免费。再加上政府与公共部门承诺会有稳定的工作，这些都给新生代希望和动力。而之后，他们发觉到不是文凭、也并非工作是真正的解决方法。G. Kepelel 形容了当时糟糕的失业情况，他说到：

按着法律，在埃及的每一个毕业生应该都有权力得到政府部门的工作。这一强而有力对抗失业的措施，其实是在恶劣的行政管理下，办公室里严重的失业，生产力低到一个程度，员工的薪金极度低的结果下提议的。如果公务员没有额外的收入，靠着购买政府在合作社津贴的减价产品，他还可以养活自己，但如果没有任何津贴就不能了。任何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都超过了购买能力。差不多每一个公务员都有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sup>5</sup>

在 Nasser 的时代，百姓被逼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因为当时正期盼着进行着解放巴勒斯坦的战争。百姓一般来说都愿意牺牲，因为 Nasser 为了让埃及成为世界上的领袖国家之一，承诺给他们尊严和荣誉。在1971年，Sadat 从他的继承者那接过了沉重的担子。情况从不理想演变到极为糟糕，Sadat 没有兑现承诺，他必须延迟等待已久的对1967年失败的“复仇之战”。不单是穷苦，埃及人还经受着沮丧及自嘲。1973年与以色列的战争对许多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但 Sadat 最后还是成就了他和 Nasser 所承诺的战争。

## 经济、社交和心理的要素

那些被吸引进入基要主义运动的都是中下阶层的百姓及学生。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社会和宗教里的绝望。他们认为自己是无前途的一群人，不能在国家历史里有所作为。中下阶层看不到自己未来的一席之地，不论在宗教界或社会阶梯；因此他们对生命的看法是悲观的。个人是创造国家历史的重要冲击的主因。既然这些个人都是属于中下阶层，他们的权利和条件都被剥夺，加入

基要主义就给了他们一个舞台，唯一可以让他们进入历史的方法就是透过基要派之门。它承诺了要完全地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给广大的人口有机会进入国家历史的中心。基要派不单帮助人们成就他们已被剥夺的正常角色，甚至可以达到更伟大的目的，就是组织兵力来拒绝现有社会制度的根基和价值观。<sup>6</sup>

另外一组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就是大学生。教育是必须的，而要从大学毕业是必须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种的教育体系里，除了那些少数要进入医药和工程师行列的人其他人并没有得到动力。学生被迫成为边缘人物，对未来感到沮丧和忧虑，因为他们知道在前面等着他们的是可恶的失业。他们已经准备要趁机成为社会里有另外文化价值观的一群人。他们与那些年轻的没有上升机会的毕业生一样，开放自己、渴望地受基要派的邀请，得到应许参与有意义的、制造历史的角色。

因着 1952 年在埃及的革命使得教育免费及普及化，低阶层的人就有了盼望，希望可以爬上中上阶层。结果，大学激增，每年有五十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因着受到了教育等待成为中上阶层。结果中上阶层就成为不均衡的有小脑袋和小身体却长着大尾巴的生物，

那些属于尾巴的百姓基本上是中下阶层的人，很多来自乡村和小镇，带着他们的农村文化，迁移到大城市住在郊区。多数人抵达后希望透过两夫妻都工作可以实现自我。但多数人发觉在这场求生存的战场上很难达到他们的愿望。这些失望的人就成为基要派的最佳人选。当这群被剥夺的中下阶层成为多数时，革命就无可避免了。<sup>7</sup>

生活在开罗郊区的穷人和其他城市的穷人形成极大的对比。因着人口的过度密集，不单是街道又窄又脏，甚至水供、排水系统、电话、电流、和所有其他的必需品都有极大的压力。在开罗的郊区，人口超过一千六百万。基要主义的信息非常吸引年轻人、有理想和有良知的人，甚至边缘的百姓。加入 al-Jama'ah al-Islamiyyah, 或圣战组织，或其他基要派组织对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损失，反而会得到很多。因为他们年轻而富有理想，他们倾向于从黑白角度看事情。所有事情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伊斯兰里找到和应用的教法。虽然他们的家庭并不完全信服这些理想化的观点，但在当时，他们至少成为基要主义运动的支持者。

## 对窘境的辩解

这些经济、社会、甚至心理的要素交互的形成了这些基要派人选生活的环境。在 Sadat 时代的开放经济之门的政策，因带来的西方生活方式，

逐渐弱化。那些拥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发觉他们找不到出路可以在私有界的小公司里找到好收入的工作。他们苦毒和妒嫉地看着那些古怪及西化的年轻人得到他们的工作和金钱。这让他们认为自己与那些西化的人相比是次等的，他们就退缩增加了边缘人口。<sup>8</sup>

这种边缘化的阶段必须要有解释，而这些解释就来自对社会的邪恶、不公正以及腐败的谴责。要保持纯洁，一个人必须依附于安拉以及将自己从污染的社会分开。<sup>9</sup> 开放政策直接导致更大幅度的贫富悬殊。新阶级的百万富翁，有昂贵及最新款的奔驰汽车，而广大的贫民就住在附近。

穷人不单只是来自中下阶层，还有更低层的和那些生活在生计水平之下的人。听说一个房间住了超过二十个居民是相当普遍的。每一个家庭，大概八个成员，租一个三室一卫公寓的一个房间里。早晨，超过二十人的长龙在等着用洗手间。生存的战争不单只是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还要有足够的食物及挤上巴士去上学。人们更加确信生活就像是丛林，只有最强壮及最强暴的才能生存。难怪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比如“Ma ak irsh bitsawi irsh”（你的价值在于你有多少钱），及“Tghadda bi abl ma yit ashsha bik”（在别人还没有在晚餐吃你之前先在午餐吃掉他）这些都成为新生代的信条。

## 发展成为暴动

在这个丛林里，一个不断的问题是，“安拉在哪里？伊斯兰的公义在哪里？”根据 Gordon W. Allport, 的《<<偏见的本质>>》里，逐渐发展成为暴动可能是：

1. 长期对富人、政府、以及充当政府口舌的傀儡宗教领袖的归类式偏见。
2. 长期的口头抱怨。
3. 不断提高的社会差别。比如说，富人透过关系和贿赂，可以以最少的努力得到所要的一切。而穷人得到的待遇就好像地上的人渣一样。
4. 因着经济上受剥削，低阶层的绝望以及对失业的恐惧导致社会的张力。
5. 人们已经厌倦他们的生活甚至达到要爆炸的地步。他们再也不能忍受通货膨胀、耻辱和慌张。非理性主义开始受关注。
6. 组织运动，如圣战及其他的基要派组织，吸引这些不满足的个人。
7. 从这些正规或不正规的社会团体中，个人得到勇气和支持。他们看到他们的不满和愤怒是社会性的，甚至是神学性的，是神圣的。他们冲动地走向暴力被认为是正当的准则及诡辩。
8. 一些突发事件。一些可能已经是过去微不足道的刺激，现在演变成爆炸性事件。这

些事件可能完全只是想像的，或透过谣言而被夸大。一个故事是一个基督徒男人强暴一位十几岁的穆斯林女孩，有人派发宣传单传播这一完全想像的事件，结果就点燃了暴动的火花。

9. 当暴动正式爆发后，它的发生是当两个敌对的派别有很近的接触时，比如说住在同一地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或在同一个校园的大学生。在这样的接触点，突发事件容易产生。<sup>12</sup>

## 一个身份、一个归属、一个敌人

造成青年人成为基要派的最佳人选的环境要素可以是政治、宗教、经济、社会或心理因素。在这个空间里，青年人在寻找他的位置、归属感以及一个敌人来发泄他的忿恨。在基要主义里，青年人追随安拉找到他们的定位，通过委身成为一些基要派组织的会员，找到归属的地方，以及他们的敌人，撒旦和假冒伪善的“穆斯林社会。”

如果埃及人，政府，和伊斯兰“官员”愿意听，及尝试了解和严肃地看待这些年轻的基要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听到他说：

## 思考

1. 当我们考虑住在穆斯林国家时，我们是不是以为可以完全采用西方的模式开始，并可以沟通呢？在这里给读者的挑战是看待伊斯兰和伊斯兰的基要主义派为一种现象，并勇于及没有偏见地研究它们。

2. 我们的方法和工具是不是太中国化到一个程度被视为带着中国化的策略（中国的炒勺）区穆斯林世界种植中国的教会呢？这里的挑战是研究福音及卸下中国包装，呈现本来的福音，及鼓励以当地人认为的真实和真诚来包装它。

3. 我们的福音有没有指出贫穷和不公义的课题呢？这里的挑战是勇于完整地学习整本圣经及设计答案，带给那些我们要接触的有切实需要的人们。

我感到害怕和孤单，你们全部都是欺骗者。我很难过也很顺命，而你们是失败者和假冒伪善的人。我向安拉委身，我必须有机会和权利活着，但你们使我没有能力及受拘束。我任何的主动和创意的交涉，都会被你们谴责为异端而加以阻碍。所以，我将会依靠那已经确实和被证明的，就是被启示的可兰经。既然我已经确信我的解放就是对有同样思想并献身于安拉的追随者的团体委身，我的报复和愤怒将会直接地对抗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就算我失败了，那也不是问题。我将会成为殉道者以及别人追随的模范。至终，在我前面的是乐园，但对你们而言，地狱的火正在等待着接受你们。

在这样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情感，比如孤单、惧怕和沮丧。<sup>11</sup>基要派的人数迅速激增，因为对征召、训练和装备那些愿意为伊斯兰成为民兵的人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了。至终，穆斯林基要派相信“伊斯兰是一棵被其殉道士的血滋养着的树。”

4. 我们是不是带着真实的身份及恰当的生活方式去到宣教工场呢？一些工作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为什么一个美国人离开他的国家来到埃及在书店里卖书？对埃及人来说，任何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作这份工作。为什么这一个美国人在开罗？他是秘密警探（C.I.A.）还是可厌的宣教士？这里的挑战是想清楚整个身份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勇于寻求有创意及新的答案。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有没有因着她的生活方式或身份而挣扎呢？

5. 我们有没有善用广播和电视呢？这些信息是不是真理及真实呢？或它看起来只是非常的西化，偏袒以色列，及在逻辑上太过希腊化，而非是东方式的沟通方式呢？这里的挑战是修剪我们的文化及将它放在接受者的文化里以致他们可以真正地听到信息。

6. 我们是否愿意及能够看到当地民族的潜能和看到我们自己，中国基督徒，为了耶稣的缘故成为这些国民的仆人呢？这里的挑战是珍惜这些当地民族及勇于不操纵的信任他们。

7. 法利赛人西门客观地观察和评论耶稣与妓女的事件。耶稣同情并原谅这个妇人，在这过程中他改变了她的生命。这里的挑战是，倾听我们内心深处对穆斯林基要派古怪逻辑的反应。不单只是倾听，还要尝试去理解并严肃地对待他们。可能我们会发现在传递安拉的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怜悯那些与我们极度不同的人。

#### 尾注：

Nabeel T. Jabbour 博士的国籍是黎巴嫩。从 1975 年至 1990 年住在埃及的开罗。1991 年后住在科罗拉多，任职于当地导航会。他是《隆隆的火山》中《在埃及的伊斯兰基要派》一文的作者。www.ijfm.org

取自 Nabeel T. Jabbour 博士，“伊斯兰基要主义：差传的含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1, no.2(四月 1994), 页 81-86。经过同意使用。www.nabeeljabbour.com

1 Nabeel Jabbour, 《隆隆的火山》：《埃及的伊斯兰基要主义》(Pasadena, Calif.: Mandate Press, 1993), 页 8。  
2 同上。

3 S. Qutb, *Ma'alem Fi Tariq* (Cairo Darsuruq, 1987), 页 36.

4 R. S. Ahmad, *Al-Harakat Al-Islamiyya* (Cairo Sina Linasr, 1989), 页 45.

5 M. Amara, *Al-Harakat Al-Islamiyya* (Cairo: Dae Al- Mustaqbal Al' Arabi, 1985 ), 页 47-49.

6 M. Amara, *Tayyarat Al-Fikr Al-Islami* (Beirut: Dar Al-Wihda Littiba'a Wa-Nasr, 1985), 页 230.

7 G. Kepel, *先知和法老*(伦敦: Al- Saqi Books, 1985), 页 85.

8 R. Habib, *Al-Ihtijaj A-Dini Wal-Sira' Al-Tabaqi* (Cairo: Sina Linasr, 1989), 页 130

9 Ibid., 页 133.

10 Mahamed Abdul-Fadil, *Zahiratatta taruf Al-Islami, Anadwa Al-Rabi'a Libaht Al-Harakat: Al-Mutatarifa* (Cairo:1982), 页 108.

11 A. Husein, *Waraqat Mawaqef, Anadwa Al-Rabi'a Libaht Al-Harakat Al-Diniyya Al-Mutatarifa* (Cairo: 1982), 页 2

